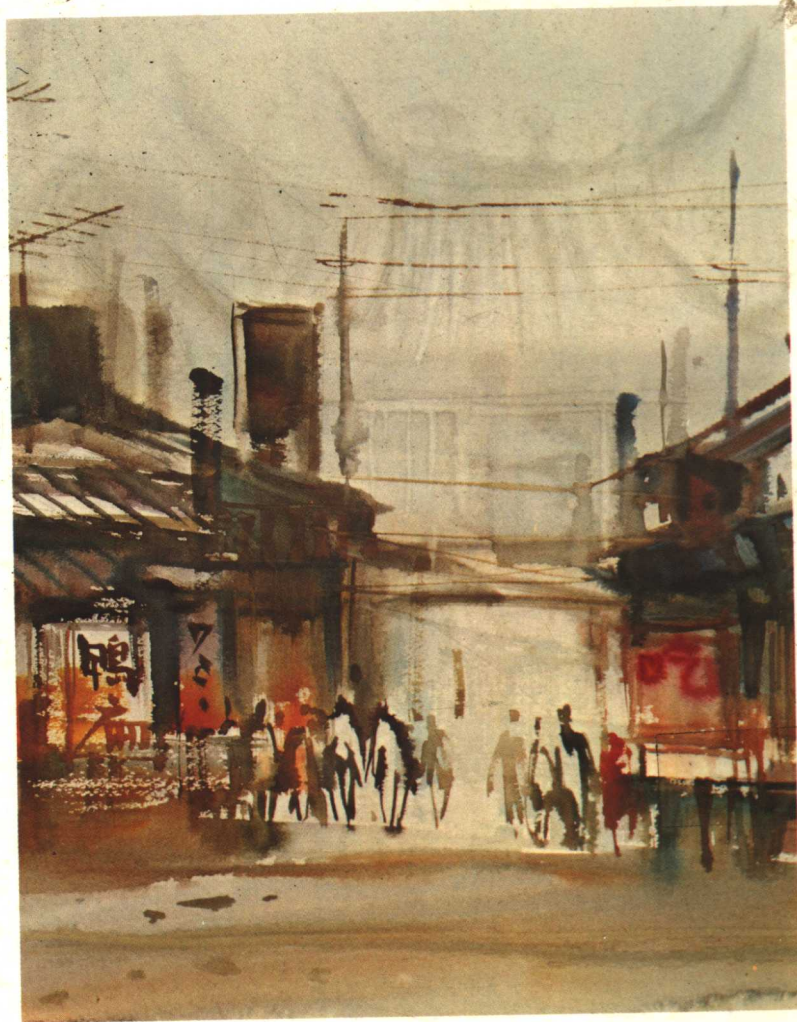


# 龍天樓

大林文庫4／王文興 著



大林文庫 4  
王文興 著

龍

天  
樓



大林出版社

印行

## 龍 天 樓

王文興著・大林文庫 4

出版／印刷／發行：大林出版社

臺北市杭州南路 1 段 143 巷 48 號

郵政劃撥：19235 號

出版：中華民國 70 年 3 月 20 日

有版權 行政院登記證  
局版臺業字第 0030 號

## 探索王文興小說裡的悲劇情調（代序）

葉珊

王文興的小說裏表現得最沉着有力的主題是，我認為，命運。

所謂命運，原是最不需要說明而又最期待說明的問題；事實是這樣的：當「命運」還停留在「概念」的範圍時，它是不需要說明的；但「命運」的現形錯綜複雜，尼采所謂環境的悲劇和性格的悲劇，不論指意如何超越，這種分類也顯示出「命運」的不同面目，因為塞福克里斯和莎士比亞所關心的，仍然是某種悲劇性格的展露——究言之，是英雄人物在命運的支配之下的特殊反應。而這是西方古典文學的闡講，笨笨大者而已；異於伊迪帕士王和漢姆雷特的命運形態何只三五？味吉爾的史詩「羅馬建國錄」(Vergil: The Aeneid) 和「詩經」商頌裏的命運觀是不同的；漢樂府「公無渡河」和古英文「颶海者」(The Seafarer) 中的命運觀又何嘗相似？為命運下定義不是三言兩語如為「政治」下定義那麼便當，你必須掌握它的各種面貌，各種性格。我

談王文興的小說，深以爲他作品裏潛伏最深刻最一貫的精神，就是一種爲命運雕像的精神。

從早期的小說「玩具手槍」，「草原的盛夏」到最近的「龍天樓」，王文興的小說裏充塞着一種特別攝人的氣氛：不論他的題材是什麼，角色是什麼，貫穿他的材料的是一根命運的線，這一根線把一個孩童的歸途和一伙軍人的變遷牽在一起，把一個漁港舞獅人的倔強和一個初中學生的幻滅牽在一起；儘管命運的面目和它加諸小說人物的方式不一，王文興小說裏的人物總圍繞在一種陰暗的氣流裏，各種方式的突出，往往只能跌入各種方式的悲傷。

乍看起來，「黑衣」可能是一個例外，但深掘進去，我們發覺，嬰兒的直覺恐懼和哭聲所摧落的成年人的僞善和虛榮，比其他任何因素都迅速而紮實！也是這麼一個倒落的純樸的哭聲把「欠缺」的主題點破。這是兩篇極爲不同的小說，後者所籠罩的顯然深廣於前者，但王文興並沒有把「黑衣」寫成reactionary story，早期的「踐約」也不是：掘深這兩篇小說的一是嬰兒的啼聲，一是突落的結尾。「踐約」之有力，在於結尾之猝然，因爲幻滅與疲倦的意義見於踐約前後不同心緒的對照。而這幻滅情緒表現得最乾淨的可能還是「欠缺」。

「欠缺」的主題在第一段就點破了：它是「對愈遠童年的偏愛」造成的「錯覺」。這個錯覺使「我」產生愛情，痛苦，和喜悅：

有一天，我發現我愛上這個婦人了。發現的時節是在春假裏，綿延不息的春雨過後，百花鎮

開的四月。

但是，「愛在一個早熟的孩子身上，彷彿一朵過重的花開在一枝太纖細的梗莖下，不勝其負荷。」「我」的愛情「找不到任何的人可以告訴，只有向河訴說；」在這裏，小說產生了一個枝節，而以「失去了去掙扎的勇氣」結束這個枝節。「我」的幻滅是逐漸的：先是被冷落的悲傷，是絕望（「這種絕望，反而替我的愛情染上一層憂鬱的美，」）然後是一連串的悵惘，疊成爲完全的崩潰！「每想到這裏，我的心便忍受一遍陣痛的極樂。」「我的眼中盛滿了盈盈的淚水。」

呵，少年，也許那時我悲傷的不純是一個女人的失望我，而是因爲感悲於生命中有什麼存在欺騙了我，而且長久的欺騙我，發現的悲傷和忿怒使我不能自己……自那一天以後，彷彿我多懂了一些什麼，我就曉得了生活中攙雜有「欠缺」這回事，同時曉得以後還需面對更多「欠缺」的來臨。

這篇小說的衝擊力不是收尾的獨白，而是發展過程中到處流露的一種懷想式(nostalgic)的笑，這不斷的懷想和最後的醒悟把一個孩提的悲劇染得更更淒惻。在婦人出現之前，我們讀到三

段早年同安街的描繪，然後又有些「快樂的事情」，包括那個十一歲的暑假的來臨，「坐在小床上，我能般感覺到，『這』是暑假。不是日曆上的指示，是一種聲音，一道氣味，一片陽光，與以前不同的，提出來的暗示。」而一切期待並未成型，這個暑假是一個悲傷的暑假，高潮疊起以前，先有了一個伏筆：「原來暑假原都是煩悶的。」

幼年的悲傷比成年的悲傷動人。「命運的迷線」刻劃得最直接——雖然不一定最深入。我覺得讀這本小說集應該從「命運的迷線」開始。命運在這篇小說裏是被一個「心中佈滿了灰塵」的兒童所反抗了，他反抗，因為他是一個「不肯忘記命運的孩子」！他恐懼，思想（「死去以後，將赴一處什麼樣子的地方？……假如人死以後，相同，一點痕跡也不賸……人的這樣悲劇的結束，他想，唯一能够抵抗它的治療，唯一能够它疏緩的安慰，只有活得長久些……」）；他反抗，但他勢必失敗，他的失敗不同於伊迪帕斯，漢姆雷特，他「用刀片拉長了他的壽命線，從原來終止於掌心的終點拉起，拉到手腕關節的動脈處。」

嚴格地說，「命運的迷線」是一篇非常恐怖的小說。王文興在這篇小說裏觸及人類最無奈的問題，關於生命的問題，命運的問題！在一連的憂慮思想之後，這篇小說的「下落」（denouement）是一個兒童的血，昏厥，和一個極大的誤解：那個愛「寫寫小說」的醫生的揣測說明人與人之間缺少交通的恐怖！

他頻頻的搖着頭，滿臉神秘的微笑着。以爲我不知道！他想，以爲我不知道！我只是不願意點破。……坐在夜闌人靜的值班室裏，醫生微閉着眼睛，搖着頭，獨自自得地微笑着。他不知道外面的風已經停了。

關於命運，王文興似乎在小說背後說：成年人懂得的不見得比兒童深刻；至少這個「愛寫寫小說」的醫生就是盲於現代社會現象又盲於原始人性的一個觀察者。命運的問題——一個恐怖的問題——對這個醫生看來，簡直什麼都不是，他的思索是不會連到命運上去的，所以他自己也在他特殊命運的支配下：「他不知道外面的風已經停了。」

「欠缺」是一個對往昔純樸和甜美的懷念，整篇小說都罩在懷念的喜悅和痛苦裏；「命運的迹線」進一步成爲敲擊主題的個案研究，而「寒流」在這三篇「孩提悲劇」裏最富於動作和古典的戲劇性。讀「寒流」絕不能輕易放過第三節的緊湊和感情 (*version and passion*)，這是今天中國小說裏極不易多見的。王文興以「橋」的意象構架傳統悲劇的背景，整個觀念是古典的，而非浪漫的。以「寒流」與「欠缺」比較，前者古典氣息重，後者帶些微浪漫的傾向——這個判斷是爲了討論方便，並無褒貶之意。

第三節的高潮也是慢慢疊架起來的。他哭泣，掙扎，一再的失敗，最後才決心以過鐵橋向白



已挑戰，火車到時他正在橋中央。「孩子遂在這獨眼怪獸之前亡命飛奔——那火車通過鐵橋的中央，通過鐵橋的後半部，抵達橋尾，通過橋尾，繼續地朝前飛駛。」

孩子蟄伏在土堤下，一動也不動。他聽着火車從他頭頂轟然開過，像春雷；並聽着它遠去，像雷聲的餘響。他是在一逃抵橋尾時縱身跳下的。

這一片像春雷似的巨響在中國現代小說裏極少出現。然後他一直等到車聲不復聽到，才從地上坐起，放聲大哭起來。「他便一個人坐在荒野裏，大聲地哭着，直到他覺得哭足時才止。」一種莫大的悲哀和懺洗 (catharsis) 在哭聲裏完成！他想：「我到底打敗你了，這次我到底打敗你了！」這篇小說強調的是一種心靈的煉獄 (purgatory)。

「海濱聖母節」在技巧上也屬於「急落」式的結構。事實上王文興的短篇小說最常見的就是「急落」式的主題顯現——「欠缺」如此，「命運的迹線」如此，早期許多未收進這本集子的作品也大抵如此——當然他未嘗自囿於某種特定技巧，他探索得很廣闊，「寒流」就不能歸入「急落」式的範圍，因為這篇小說好處之一也在於當夜就寢的描寫，而且在這一大段裏，小說家的文字功力和想像幅度表現無遺，一種淡淡的悲哀未去。王文興曾表示過他最喜歡的中國古代作品

中包括張岱的「陶庵夢憶」和蒲松齡的「聊齋誌異」，理由是這兩個明清作家的散文「清澄見底」。我們可以體會到他的鍊字理想。「寒流」末段有一個描寫幻覺音樂的文字，是王文興小說裏最精采的靜態描寫之一。

「海濱聖母節」寫的也是一個悲劇性的命運播弄。結尾兩句是：節慶終歸是節慶，依舊繼續進行。命運在這篇小說裏化身為青年漁夫的倔強好勝，頭上的黑鷹則若有若無地伴奏一個悲劇的進行。薩科洛死前，小說忽然作片時的轉移，照顧到兩隻黑鷹經常性的盤旋；這個黑鷹的意象在小說開場的時候早就鎖住了全文的情調。薩科洛最後的一句話短截有力，却是英雄式的告別：

……獅頭之下的兩條黑褲管，為汗水濕成一道道更為烏黑的水路。

「你不歇一下？」跟在他旁邊跑動的一個漢子問他。

「不，」獅頭底下的回答。

「龍天樓」是王文興幾年來比較大規模的製作。從稿末的註明看出來，這篇小說寫作修改的時間長達一年半。我了解王文興是一個寫作遲緩的小說家，熱衷於修改，而修改或許是小說家或詩人必具的才份和耐心之一。從人物和背景上說來，這篇小說設在時代的畫框裏，換句話說，按

住時代的脈搏；而開筆於異國，殺青於故地這個事實，襯着這樣一個題材，應該是值得我們深思的。

雖然乍看起來，「龍天樓」和集中其他作品幾乎沒有一點相似，但基本的意念是貫通的。所謂悲劇，落在任何人身上，激起的反應模式固然不同，但終極的意義却只有一個。「龍天樓」裏的軍人用的不是阿里斯多德的語言，但他們經歷的是古典的磨難；王文興所強調的就是一個時間和現實的強烈對照。艾老爹問返鄉的查旅長回來的路上辛苦否，對方答：「許許多的險，許許多的路。」而他的風險苦難換回的是空無的劇痛，從盲者嘴裏道出來的家人慘事，竟是一切奔波的果實。戰車旅長如今「賴養鷄爲生……又養了一圈豬。明年……想種一畝菊花。」就是這種對照，把小說人物的淒苦托出。「龍天樓」具有十分堅實的「律」(rhythm)，關師長的故事是一個血肉模糊的故事，殘殺，人性的剝奪，先爲小說備下一個沉重的引子，然後逐漸鬆懈——表面上的陰暗和血光是淡下去了——秦團長的故事還帶着滴血的頭顱，查旅長的故事却有了貓叫的聲音，調子越來越輕，直到第五節段參謀的沉默又把整個小說的色調染黑。這是一個非常技巧的安排。而末節可以說是「喜劇鬆散」(comic relief)，這是第一層的意思而已，因爲在第二層，整個喜劇場面背後，包藏了極大的哀傷，一羣淪落的勇士，交換着無可奈何的戲謔。

「龍天樓」展覽了王文興許多錘鍊的技巧，而觀念如一，這是最大的好處。事實上船老大有

第四節末對查旅長說的話極可以送給所有受苦受難的軍人：「你莫讓一時的悲哀欺騙了你，你該照你真願望的指示活下去。」這個小說仍然是一個對照的小說，首末二節連為一體和當中數節互相呼應，在比較和襯托裏表現生命的悲哀，也表現所謂命運的力量。而這點就是牽連王文興這幾篇小說的一條線。我要強調的，就是這條線，一種 *allegorical approach* 的機會。我相信通過這層，更可以了解王文興的藝術。

一九六七年三月柏克萊加州大學

## 龍天樓

「龍天樓」是王文興幾年來比較大規模的製作。在他的小說裏，總充塞著一種特別懾人的氣氛；似有一根貫穿全文的線，把一個孩童的歸途和一夥軍人的變遷牽在一起，把一個漁港舞獅人的倔強和一個初中學生的幻滅牽在一起；儘管命運的面目和它加諸小說人物的方式不一，王文興小說裏的人物總圍繞在一種陰暗的氣流裏。本書所呈現許多錘鍊的技巧，能使人感到一股衝激力而有所深思。



大林出版社 印行

DARLING BOOK CO.,

特價**60元**

美金3.00 港幣10.00

## 大林文庫 32K本

- 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○與1之間 (思想論述)      | 何秀煌 著 |
| 從異鄉人到失落的一代 (文集)   | 王尚義 著 |
| 偏見集 (文學論評)        | 梁實秋 著 |
| 現代社會與現代人 (思想論述)   | 何秀煌 著 |
| 浪漫的與古典的 (文學論評)    | 梁實秋 著 |
| 掌上雨 (文學論評)        | 余光中 著 |
| 多少英倫舊事①② (報告文學)   | 徐鍾珮 著 |
| 水平思考法 (思想方法)      | 黎波諾 著 |
|                   | 余阿勳 譯 |
| 水平思考五日訓練法 (思想方法)  | 黎波諾 著 |
|                   | 余阿勳 譯 |
| 當代智慧人物訪問記 (人物訪問)  | 林哲雄 譯 |
| 都是夏娃惹的禍 (女人傳記)    | 亞摩 著  |
|                   | 陳紹鵬 譯 |
| 性與可愛 (散文評論)       | 勞倫斯 著 |
|                   | 陳蒼多 譯 |
| 尋找中國音樂的泉源 (音樂論著)  | 許常惠 著 |
| 現代電影現代人 (評論)      | 王長安 著 |
| 靜靜的倫敦 (散文遊記)      | 徐鍾珮 著 |
| 可以說是人人的盛衰史 (傳記文學) | 陳紹鵬 譯 |
|                   | 柯皮 著  |
| 細說文史 (思想)         | 黎東方 著 |
| 謀殺英文 (語文)         | 喬志高 著 |
| 史學與世變 (歷史評述)      | 沈剛伯 著 |
| 日笑錄 (笑話集)         | 董顯光 著 |
| 夫婦之間 (婚姻指導)       | 劉濟生 著 |
| 文明是怎樣創造的? (史學)    | 湯恩比 著 |
|                   | 于平凡 譯 |
| 邏輯究竟是什麼? (邏輯思想)   | 殷海光 著 |
| 青春永駐 (生活常識)       | 劉濟生 著 |
| 對痛苦和死亡的抗爭 (歷史)    | 米勒蘭 著 |
|                   | 李汝昭 譯 |
| 動物農莊 (寓言小說)       | 歐威爾 著 |
| 書痴的樂園 (散文思想)      | 樞冠 等著 |
| 哲學與人生 (哲學思想)      | 傳統先 著 |
| 完人的生活與風姿 (散文思想)   | 程兆熊 著 |
| 由迷信中抽科學 (思想評述)    | 朱洗 著  |
| 澎湃心聲集 (雜文)        | 彭品光 著 |
| 歷史的鏡子 (思想評論)      | 尹雪曼 著 |
| 文學印象 (文學評論)       | 林柏燕 著 |
| 永恆的現在 (哲學思想)      | 陳俊輝 譯 |
| 瞧，這人! (劇本)        | 左海倫 著 |

## 目錄

|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|----|
| 海濱聖母節..... | 一  |
| 命運的迹線..... | 二三 |
| 寒流.....    | 四〇 |
| 欠缺.....    | 六六 |
| 黑衣.....    | 八三 |
| 龍天樓.....   | 九六 |

## 海濱聖母節

春分剛過完廿天左右，這一座濱海的高山之港已經熱同非洲的沙漠了。每日的太陽比從前早起半個鐘頭，傍晚也遲落廿分鐘。在這東部的大荒山裏，展目皆是砂質的黃土和巨岩，春的面目乃不甚顯，只有現行的夏，顯襯其固有的個性。幾點黑色的山鷹，廻旋在大朵如白色牡丹花的白雲之間，繞着山頂尖旋轉，終日不去，不知牠們的舉動有甚麼意義：是在覓食？還是在遊嬉？有時候，一陣海風，從太平洋的中心裏吹來，捲起了山腳下漁港裡的一縷風沙，隨而山肩上的蘇花公路也繼之黃土飛揚——那會令人疑心是車隊經過，然而並沒有車隊。公路上，一天只有兩班客運；一班在上午（九點左右），一班在下午（日落時分），都要經過漁港的上空。

這是一座灰色的漁港，灰得像化石一般，灰得像風化中的古老城墟的確，它已經有三百多年的滄桑歷史。據人說，三百年前，出入這一個港口的還不是我們漢族，而是一支黑皮膚，藍眼



腫，裸露着健美胴體的巨人。他們從山區裏出來，攀爬過狹小的山隘，終於發現了這一個岬口。划着彩繪的小舟，他們首先跟波濤搏鬥。直到日本人佔領，才有平地人，挾着來福槍，征服了這一個深澳。不過日治的時代並不長，一隊盟國的轟炸機，扔下兩枚炸彈，結束了這港口的生命。從此它便成為廢港一座；沒有人，沒有船，但見幾家小茅屋，住着幾個種植地瓜納婦人，還有侵略到港口裡來的黑鷹。不過港，永遠是港，它的水恆古是一般深，一般藍；經過光復以後的治理，未多久，又恢復漁船的出入了。如今黑鷹重又被驅回山頂，只能在雲堆裏覓食，在雨霧裏翱翔。

有兩隻，這一天的清早，跟往時一般，領先開始了牠們一日的航行。牠們的飛行時間跟日頭一樣的提前。有時，牠們停住翅膀，凝然不動，宛似兩個固定不移的焦點；有時，以一個圓舞的姿態，垂直墜下，像一隻脫線落地的紙鳶。而山腳的海浪適為沙灘挑起一道雪白的裙邊；在不遠的大海，躺在蔚藍的搖籃上，是一些破蕩的秋葉——那些作業中的船隻。老鷹飛了一會兒，守着高高的山頂，寸步不離，忠實得恍似山巒的守護之神；牠們似乎對於地下的變化漠然無心；每一天的海潮都一樣（舞裙的花邊），每一天的海上活動也相同（漂流的秋葉）。牠們一轉身，飛回山頂的黑林子裏去了；只在幾分鐘以後才又飛出來；不過已無人知道是否即為先前的兩隻。

在港灣裏，此時則有着易於覺察的變化發生。這個變化於數天以前就已經開始了。生活在海上的漁民們，為着今天的聖母誕辰日，已經從事了三日多的準備工作。此刻的南天宮的門前，逐